

敦煌文獻《諸雜齋文》一本研究

王三慶

壹、前言

敦煌齋願文本數量極其龐大，想要徹底的整理委實不易，若論深入研究，用以掘發其中的部份史料或文學價值等種種理想的目標，則還有一段很遠的距離。自日人那波利貞、國人陳祚龍及法國學者梅弘理等著手《齋琬文》一文的研究以來¹，涉及這種文體研究的學者已經日漸增多，而以黃征之用力最勤，成果也堪稱最為豐碩，所可惜者，其掌握之寫卷資料還不夠全面；並且將其整理之各種文本內，拈出一個共同具有的「願」字，而把書名題署為《敦煌願文集》²，於是舉凡〈兒郎偉〉及寫經題記的發願文字，都一一的收入其願文的行列中，乍看之下，似或不失「願文」之題名或範疇，若論其實，不免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因為抄寫經卷的發願文字或新婚上的祝願文辭，實與齋醮法會上的種種祈願性質未必相同。

由於人類力量的渺小，無法與大自然的神秘力量抗衡，因此，世界各個民族部落從遠古時代起即存有敬天地而致鬼神的觀念，因而發展出各自的巫術系統與宗教世界，凡事都需透過神職者的媒介、種種不同的典禮儀式與實踐過程中主敬的齋戒功夫，然後才可以上通於天地鬼神，祝願求福，禳災避禍。中國諸子百家當中多少都存有這個觀念，尤其漢代以後，官方或儒家更將郊祭天地、日月星辰，五嶽四瀆、以及鄉里間的社祭、民間祖廟的祭祀等，已經逐漸轉化成一種常制的儀典。道教在發展的過程中，自然吸收了本土文化中的這些祭祀儀節，並自附於道家，於是結合傳統的祭祀齋儀及道家的心齋，成就自己的三籙七齋等齋醮儀式。佛教原來也有自己的一套齋戒儀式，各宗各派都有或多或少的差異，傳入中國之後，不免也要入境問俗，融入本土化的習俗儀典。因此，若要詳論其間儀式的交流及細節等問題，誠非一篇短文可以說明清楚。何況所謂「願」者，不過齋會或典禮儀式進行當中一小

¹ 梅弘理，〈根據P.2547 號寫本對齋琬文的復原和斷代〉，《敦煌研究》總 23 期（《敦煌研究》編輯部，1990 年 5 月）第 50~55 頁。

² 黃征、吳偉校注，《敦煌願文集》（岳麓書社，1995 年 11 月），第 203~236 頁。

節的文字，還不是這些齋願文本當中的全部，怎能以願文稱之？其不合理處極其明顯。也因如此，其對齋願文字的認識反而不如張廣達、郝春文及宋家鈺等幾位先生的正確。³筆者也先後從宏觀及微觀的角度，對於這類齋願文字進行多方的整理研究，撰寫了數篇小文⁴，本篇是其中系列的探討之一，希望藉此慶祝百年敦煌文獻發現而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提出一點心得報告作為紀念，並就教於學者專家。

貳、相關文本之考訂

筆者由於整理敦煌類書、以迄敦煌書儀，更進一程到了齋願文本，其所涉及的對象都是格式化的應用文樣，主要目的是想從這些文本當中，探討一些歷史或社會上已經失載的事實或真象。然而每個主題的整理研究，從文本的過瀘到文字的校錄迻寫和研究，由一個無知的零開始積累，直到稍識之無，總是事倍而功半；但是卻也開拓了不少的眼界。即以齋願文本而論，在高達近六百號的寫本中，共約三百九十類，在比對上就極其繁瑣而吃力，幸好有的文本已經前賢進行了不少的基礎工作和考訂，如以本書之整理研究而言，黃征等根據了兩號的寫本整理成錄文，並在後面的解題中作了如下的說明：

本卷原編號碼為斯五六三九，行書，寫於正面，係一人所抄。在整理《願文集》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斯五六四零卷與本卷原為同一寫本所撕裂。經核實縮微膠片，也證明了這一點：一、斷裂處為兩行之空間。二、書手相同。三、內容銜接。四、皆寫於正面。五、抄寫格式完全一致。據此，我們將兩個卷子中的原文合在一起錄出。又斯五六四零卷部份的內容亦見於斯五三零卷，此僅用作參校。斯五六三九卷原文共二零八行，行約十五字，字跡尚可，前九十行以點斷句，此後無句隔。《索引》擬標題為《釋門應用文範》。斯五六四零卷原文共四二五行，行約十五字，字跡尚可，分別由三人抄寫，無句隔，文尾殘缺。《索引》擬題為《願文》，茲

³ 張廣達有〈嘆佛與嘆齋——關於敦煌文書中的《齋琬文》的幾個問題〉，《慶祝鄧廣銘教授九十華誕論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2月一版），第60～73頁。又郝春文有〈敦煌寫本齋文及其樣式的分類與定名〉，《北京師範學院學報》（1990年第三期）宋家鈺、劉忠編，《英國收藏敦煌漢藏文獻研究——紀念敦煌文獻發現一百周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6月一版），第97～112、295～319頁。

⁴ 筆者受到國家科學委員會之專題補助研究，先後凡有〈敦煌本《齋琬文》一卷研究〉（《第三屆國際唐代學術會議論文集》，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1997.04編印）、〈敦煌文獻中的營造民俗——以上樑文為例〉、〈談齋論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諸文要集》一卷研究〉、〈試論元宵到燃燈節俗的演化與文化融合〉、〈光道大師撰《諸雜齋文》卷下研究及整理問題〉、〈【雜齋文一本】之系聯整理研究〉等數篇文章。

據內容擬總題為《亡文範本等》。卷中有「國母天公主」之稱，則卷內所述史事為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任沙州節度使時之事。⁵

然而在這介紹的短文當中，卻出現了不少的錯誤需待更正，今就相關問題分別論述。

一、寫本的介紹及系聯問題

考之本卷，凡有S.5640、S.5639、S.4711 三個寫本，對於上述所介紹的文字來說：斯五六四零與斯五六三九兩號寫卷除了內容可以銜接外，其它的敘述都是錯的。第一、這兩卷並非同一寫本所撕裂，而是兩個不同的冊頁本。書手及書風雖然接近，卻因紙張的大小、還有部份預留天地頭、烏絲欄的界線不同，以及書脊裝訂寬窄的種種關係，而有抄成每半葉四行、五行、六行及七行等種種不同的行款形式。抄錄者書跡低劣，訛字通假處處可見，直是晚唐五代時水準不高的書手所過錄。從抄寫的行款格式以及同時分抄一篇〈亡弟〉齋文，然後匯編成冊，而留下半葉多的空白紙張情形，證明至少需要兩位以上書手的合作。因此，將兩卷文章綴合為連續性的書本是比小翟理斯分編二類高明之處，可是對於他編目時已作的分別說明：一為紙寬 11 公分共十七葉及紙寬 12 公分共三十五葉兩面抄寫的小冊子⁶，似乎視若無睹，不能善加利用，以至於沖淡了他的研究成果則未免可惜。

事實上，此本還殘存了另外一紙的複本寫卷 S.4711 號，共十二行，行 20 字左右，起於「（亭亭）福樹，不彫（凋）翠葉之榮」，迄於「尼願心如寶鏡，性本無瑕，意若明珠，恒（時皎淨）。」另外可資參校的部份也不止 S.530 號，應該還有 S.2583、P.3172、P.3491、P.3276、P.2857、P.3497、S.5957、P.4172 卷等號之〈亡父〉或〈臨壙〉的篇章文字。

二、寫本之名稱

其次，有關本書的所擬題目也不恰當，原來篇目既有各種情況都可通用的〈文德歎〉、〈武德歎〉及莊嚴文字，更有〈院主〉、〈禪〉、〈律〉、〈僧〉、〈尼〉、

⁵ 同註 1，第 221～222 頁。

⁶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 by Lionel Diles, D.Litt. Published by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7, pp.184、203 頁右欄。

〈沙彌〉諸願小目題名及向王母、麻姑禱求「蠶術繭方」的〈蠶筵〉齋願文、逆修生齋的〈先修十王會〉和〈先修意〉，〈疾念誦〉的患文和〈疾愈意〉的慶贊文字，那麼怎能用《亡文範本等》這麼簡單的書名來給予概括。可是翟理斯因受S.5639封面題作《因緣論》的影響，將此號寫本分成兩部份，前面三葉的爲〈亡孩子〉追七、〈患文〉等誤認爲《因緣論》的文字，其後才爲祈禱祝願及贊頌文字，也是不對。⁷ 值得注意的不只這冊封面的題字，即以S.5640的首葉上半最後一行，也題了「因緣說」三個字，難道說這兩冊的內容抄錄者當時可有這樣的書名稱呼？是否抄錄者的誤認？如果是前者，則是聞所未聞，在目前敦煌文獻當中都還不能證明齋文可以有此因緣論這一說法的題名，所以把這三字存疑，看成是隨意題署或被誤認倒還比較妥貼，並重新擬定書名作《諸雜齋文》一本。

參、內容之分析和價值之判斷

本書原來編纂時情況如何？很難給予說明？然而根據過錄本的內容次第來看，未若其它齋願文書的分類嚴整；加以抄手標題不清，後人整理時也有些任意性，因此筆者想從內容及價值兩方面來作論述。

一、內容之分析

黃征等整理本書分成〔一、願文號頭〕〔二〕蠶筵願文〔三〕先修十王會〔四〕先修意〔五〕亡夫〔六〕賢弟〔七〕賢弟〔八〕賢兄〔九〕亡男〔十〕疾念誦〔十一〕疾愈意〔十二〕女莊嚴〔十三〕郎君子〔十四〕女莊嚴〔十五〕武莊嚴〔十六〕亡考妣意〔十七〕亡莊嚴〔十八〕女莊嚴〔十九〕文德歎〔二十〕武德歎〔二一〕莊嚴尙書〔二二〕女人念誦〔二三、逆修〕〔二四、司徒〕〔二五、賢者〕〔二六、優婆夷〕〔二七、司空〕〔二八、故都衙〕〔二九、武將〕〔三十、僧〕〔三一、武將〕〔三二、夫人〕〔三三、故水官〕〔三四、故軍使〕〔三五、使臣〕〔三六、臨墳〕等小目標題，除第二至二二標題小目爲原有外，其餘皆爲整理者的擬題。

然而以上所分第一小目最不合理，因爲它包括了〈亡孩兒〉的歎德、〈患文〉的歎德及齋意兩段、〈亡母〉之歎德及齋意、〈慶誕文〉之歎德及齋意、

⁷ 同上。

〈生日文〉之歎德、齋意及莊嚴、〈亡考〉之歎德齋意道場及莊嚴、〈征行〉之歎德及齋意、二篇〈難月文〉之歎德及齋意、〈亡孩兒〉的歎德及齋意、〈亡小娘子〉的歎德及齋意、〈慶誕文〉之歎德齋意道場及莊嚴等，共十二篇長短不等的齋文。有的只有歎德部份，稱之號頭尚無不可，有的則又加齋意，甚至還包括道場及莊嚴文字，直是一篇完整的齋文，那麼，怎能統而混之，擬作「願文號頭」？再者，〔五〕〈亡夫〉之內，則有〈亡妻〉、〈亡考〉、〈亡妣〉、〈亡兄〉等齋文，其後始接〔六〕〈賢弟〉，若論其結構次第，原本十分合理，但是原過錄者並不加上標題小目，使後來整理者也混在這個題目之下。又〔三〕〈先修十王會〉一篇之內，根據「依三長之月，共設清齋」一句；並非原標題之齋文，而是〈三長邑〉修齋文字的誤混。凡此，今都應該用擬題的方式，一一分列。至於〔九〕〈亡男〉之後可含〈亡妻〉之號頭及齋主、中丞、押牙、院主、禪、律、法、僧（三篇）、尼、女、郎君等多篇莊嚴文字，在另本 S.4711 卷上也都賦予標題，而以格空方式區別，因此縱使不給予小目細分，也不能混在〈亡男〉這篇的齋文之內，而該賦予〈亡莊嚴〉一大標目分別繫屬。另外〔二三、逆修〉一篇，齋主為「尼闍梨」，文中又有「割捨衣具，廣發勝心，敬設逆修，金（今）至百日」數句，可以判斷乃為尼闍梨之逆修百日齋文，其中有「尼闍梨自云」，則知共有兩篇不同文字，一篇由他出資請神職人員幫忙代言逆修，一篇則為自力救濟式的逆修。又本篇之後，另有擬題〔二四、司徒〉一篇者，也不是很恰當的擬題，從「惟願已（以）茲焚香請佛、造傘功德，盡用奉資梵釋四王、龍天八部。」及其全篇內容而論，可以判斷應該擬作〈安傘文〉才對；〔二六、優婆夷〉之後的〔二七、司空〉一篇，其內容及文句也有「五晨（辰）渴仰，施淨食令飽濕生；六上燃燈，垂慈光於盲識。」及「設食清齋，燃燈共（供）養。」等一類的文句，不如擬題作〈燃燈文〉比較妥切，凡此，都需補正之處。後來所擬的幾篇文題似此情形應該還有，只是證據不足，無法更進一步的推斷而已。

因此，本書內容不只如黃征整理的三十六小目，應該可以細分為六十五類左右的齋願文字，從首冊三十六葉的裝訂形式來考慮，衡量今日見存的第二冊僅有十七葉，文章未到完篇，那麼這樣懸殊比例的冊葉，至少應該脫佚了十九葉三十八面左右的齋願文章。所以可以想像就其完整的編纂內容而言，也許與其它齋願文書所包含的生命禮儀內容仍然沒有兩樣，也與《齋琬文》序中所講的編輯目的及應用範疇完全一致，都是預為齋會時的備用及寺院僧尼平常課讀的文本。

二、 涉及之史料時事

由於本篇在齋意及莊嚴人物時，總會談到齋主、何事設齋，以及祈願祝福之莊嚴文字，因此偶而可以解讀出寫作的時代背景和一些歷史事件，如：〈53 安傘文〉一篇在談到齋主設齋因緣時即有明言：乃「時則有我河西節度使府主司徒、天公主先奉爲國安人泰，風雨膺期；〔庶〕民有舜日之歡，野老拜堯年之慶。亦〔爲〕己躬清泰，甲子延祥。小娘子、尙書、郎君恒居祿位之福會也。」再者，〔56 燃燈文〕一篇談到設齋的齋主也是說：「時則有我河西節度使府主司空先奉爲龍天八部，保鎮龍沙；社稷諸王，國安邊府。」其後的莊嚴部份則又說：「東京聖帝，化洽永壽〔於〕玉都；西府司空，鎮握金湯而永同（固）。國母天公主寶體而延齡。小娘子郎君並芳顏而競茂之福會也云云。」以上兩篇所指的人物凡有東京聖帝、河西節度使府主司徒、西府司空及國母天公主等共四人。那麼這本冊子的編纂時代也就可以呼之欲出了。黃征從「卷中有『國母天公主』之稱，則卷內所述史事爲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任沙州節度使時之事。」⁸雖不中，亦不遠。

顯然〈53 安傘文〉齋會舉行時的背景恰是貞明二年（917），曹議金娶甘州回鶻天睦可汗女爲妻，號聖天公主（參見P.3262、P.3781）；而自己也在貞明四年（918），梁朝遣使至沙州，授議金節度使後，迄龍德四年或同光二年的甲申（924）五月，後唐授予「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一職之前，還爲「司徒」的一段時間，可能就在文中所指的「甲子延祥」的正月元旦或「二月八日」、「四月八日」的三個節日裡。至於另外一篇〔56 燃燈文〕，齋主已由「天公主」加冠「國母」二字，則當在清泰二年（936）二月十日，曹議金謝世之後，其子曹元德繼位，接任「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一職以後，至天福四年（939）曹元德病卒之前。另一時間也有可能是在其死後，由弟弟沙州刺史曹元深繼承此職之後才舉行燃燈齋會。⁹至遲不能推晚到天福八年（943），後晉以曹元深爲檢校太傅充歸義軍節度使之時，更不可能晚到翌年三月，其弟曹元忠繼任檢校僕射歸義軍節度使後。所以寫本的時代，雖未

⁸ 同註 2。

⁹ 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11 月一版），第 15～23 頁。

明言何時抄寫，翟理斯從寫本的冊葉和裝訂形式，以及在接觸紙張實物後的經驗下了第十世紀寫本的判斷，大致可信。¹⁰

三、 三首佚詩的研究價值

這個冊葉本有件值得注意的事，即在錄存的三篇齋文中，穿插了如下三首佚詩：

慈親同墜淚，傷嗟何處遊。空存蘭眼□，爭似汝身留。
去歲香幃暖，今朝莊露秋。幾般鸞鳳錦，應付別人收。〈亡小娘子〉

銀燈閑夜燭，金帶舊時容。不見當時貌，教余何處逢。
恩情心未斷，流淚轉添濃。兩劍沈三尺，尋思恨壑胸。〈亡夫〉

膠漆榮兮（勞分？）久，綢繆意若何？深閨塵露縠，幽帳瑣輕羅。
雲鬢金蟬墜，鳳釵玉雀蹉。秦箏花謝後，頃歇舊時歌。〈亡妻〉

這三首佚詩在齋文當中的作用是用於內容描寫時的輔助，而在現存的敦煌文獻中除了講唱文學的變文諸體類文章外，在齋願文本裡，也是殊少罕見的現象。這種將詩文並存，共構於同一篇章，雖說六朝的賦體或早期的〈遊仙窟〉或王勃的〈滕王閣序〉中已經存在，但是那是敘事文學的小說體裁，或者用於文章末端賦詩作結的作用，歷經中唐以後韓柳的古文運動，將詩擺在文章當中，殊不多見。不過它反應了一個齋文體裁和唱導相互影響合流的一個遺跡，則是頗堪玩味。

四、 反映了佛教中國化的問題

在這冊齋文當中，另有一個值得注意是反映了庶民佛教的內容，以及道教與佛教間的交涉問題，這個問題也是齋文當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在佛教齋會或水陸大會舉行的儀式當中，一定都有先行啓請神靈降壇及結束時送神結壇的過程，齋文的念誦不過是齋會當中神明來享薦的一道告祭儀式，然而我們從這冊佛齋的文字當中卻處處可以看到非佛教神靈的出現，或佛道神明共構於一篇之中，如：

「玉女辭雲之日，仙人降下之辰」〔02 患文〕

「合宅清吉，長幼咸安；土地龍神，威光自在。」〔11 慶誕文〕

「今則併申丹懇，虔備清齋；傾心於牛王沙門，啟首於馬鳴菩薩、、、、

¹⁰ 同註 6。

王母賜【養】蠶之術，麻姑呈補蘭之方；蚊人曳履以攜盤，嫫女騫（褰）裳而操使；后土夫人食飼，九天玄女祇供；龍王洒四壁之塵，電母點長明之燭。」〔12〕〈蠶延（筵）願文〉

「十王明鑒，來降道場」〔13〕〈先修十王會〉

「即有齋頭及諸郎君等釀斂清齋，一為乞倍勝之田蠶，二乃當常歲之佳會云云。」〔14 三長邑〕

「並上天曹地府，六道冥官」〔15〕〈先修意〉

「伏願太真靈樂（藥），時飡玉液之漿；洞啟天台，再入桃原（源）之谷。」〔17 亡妻〕

「於是敞花地，烈（列）香筵；白眉降自於五天，清梵悠揚於宅內。」〔18 亡考〕

以上數段還不包括一般文章遣詞造句上的敷演與用典，然而大略可以看出佛齋中轉藉中國本土神祇或道教仙人的敘述，使我們不禁要問：這已不是單純的佛齋，而是在中國文化背景之下滋生發展出來的世俗化佛教齋懺或水陸法會。因此可以看到唐五代時佛教打入中國民間社會及與中國原生信仰的宗教神靈系統共生共存的真實現象，所以不管是典故的臨時借用，或整個法會儀式的唱念齋文，處處可見，有如大雜脣一般的內容。甚至在〔14 三長邑〕一篇內還有如此的敘述：「即有齋頭及諸郎君等釀斂清齋，一為乞倍勝之田蠶，二乃當常歲之佳會云云。」似乎齋會除了乞求福願之外，已經成為中國民間的一般常歲佳會與民俗節日。這種中外合璧、文化交流的現象和民俗節日的活動情形，在我撰述的其它篇章所見的情形，還是沒有兩樣。

肆、結論

敦煌《諸雜齋文一本》雖經黃征、吳偉等的整理，然因未能盡情利用本卷的複本及敦煌相關資料，致使隨處出現錯誤而亟待補正。如該書之擬題作《亡文範本等》，即未能充份的反映出寫卷的實際內容。從內容分類而言，本書不只可以細分為三十六目，如今重新整理，擬題作《諸雜齋文一本》，分成六十五個小目篇題。若論寫作時代，根據幾個人名考查，約在貞明二年（917），曹議金娶甘州回鶻天睦可汗女為妻，號聖天公主及貞明四年（918），梁朝遣使至沙州，授議金節度使後，迄龍德四年或同光二年的甲申（924）五月，後唐授予「歸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一職之前，職位「司徒」的一段時間內，可能在文中所指的「甲子延祥」年的正月元旦或「二月八日」、「四月八日」。至於另外一篇〔56 燃燈文〕，齋主已由『天公主』上加冠「國母」，則顯然在清泰二年（936）二月十日，曹元德病卒之前，若在其弟沙州刺史

曹元深繼承此職之後，也是燃燈齋會舉行的另一可能時間，¹¹但是至遲不可能在天福八年（943）之後。

至於本冊葉征引了並不多見的三首佚詩，可供輯佚。就其內容而論，有些已不是嚴整單純的佛齋，而是在中國文化背景下滋生發展出來的佛教齋懺和水陸法會。也因如此，可以看到唐五代時佛教打入中國民間社會的庶民佛教的事實真象。因此，不管是典故的臨時借用，或整個法會儀式的唱念齋文，中國原生信仰的宗教神靈系統仍然處處可見，有如大雜脣一般，共構共存於齋願文本當中。甚至如〔14 三長邑〕內所說：「即有齋頭及諸郎君等醮斂清齋，一爲乞倍勝之田蠶，二乃當常歲之佳會云云。」證明齋會除了乞求福願之外，已經成爲民間的一般常歲嘉會與民俗節日。這種中外合璧文化交流的現象和民俗節日的廟會活動情形，至今仍然在漢文化圈的社會中相當的活躍，宜加重視。

伍、清本附錄：

【《諸雜齋文》一本】：本書以 S.5639 + S.5640 爲底本，S.4711 爲校本，S.530、S.2583、P.3172、P.3491、P.3276、P.2857、P.3497、S.5957、P.4172 等卷僅是個別文字參校。

【總目】：

〔01 亡孩兒〕、〔02 患文〕、〔03 亡母〕、〔04 慶誕文〕、〔05 生日文〕、〔06 亡考〕、〔07 征行〕、〔08 難月文〕（二篇連屬）、〔09 亡孩兒〕、〔10 亡小娘子〕、〔11 慶誕文〕、〔12〕〈蠶筵願文〉、〔13〕〈先修十王會〉、〔14 三長邑〕、〔15〕〈先修意〉、〔16〕〈亡夫〉、〔17 亡妻〕、〔18 亡考〕、〔19 亡妣〕、〔20 亡兄〕、〔21〕〈賢弟〉、〔22〕〈賢弟〉、〔23〕〈賢兄〉、〔24〕〈亡男〉、〔25 亡男〕、〔26 亡妻〕、〔27〕〈齋主〉、〔28〕〈中丞願〉、〔29〕〈押牙願〉、〔30〕〈院主願〉、〔31〕〈禪願〉、〔32〕〈律願〉、〔33〕〈法願〉、〔34〕〈僧願〉（三篇連屬）、〔35〕〈尼願〉、〔36〕〈沙彌願〉、〔37〕〈女願〉、〔38〕〈郎君願〉、〔39〕〈疾念誦〉、〔40〕〈疾愈意〉、〔41〕〈女莊嚴〉、〔42〕〈郎君子〉、〔43〕〈女莊嚴〉、〔44〕〈武莊嚴〉、〔45〕〈亡考妣意〉、〔46〕〈亡莊嚴〉、〔47〕〈女莊嚴〉、〔48〕〈文德歎〉、

¹¹ 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 11 月一版），第 15～23 頁。

〔49〕〈武德歎〉、〔50〕〈莊嚴尙書〉、〔51〕〈女人念誦〉、〔52、尼闍梨逆修百日齋〕、〔53、安傘文〕、〔54、賢者〕、〔55、優婆夷〕、〔56、燃燈文〕、〔57、故都衙〕、〔58、武將〕、〔59、僧〕、〔60、武將〕、〔61、夫人〕、〔62、故水官〕、〔63、故軍使〕、〔64、使臣〕、〔65、臨壙〕

〔01 亡孩兒〕

曾聞荆山有玉，大海明珠；體秀神清，紅顏紺白。似笑似語，解父母之愁容；或坐或行，遣傍人之愛美。掌擎來（未）足，憐念偏深；弄抱懷中，喜愛之無盡。或是西方化生之子，或從六欲天來；暫時影現，限滿還歸淨土。何期花開值雪，吐蕊逢霜；我邇（俄爾）之間，掩（奄）從風燭。東西室內，不聞呼母之聲；南北堂前，空見聚塵之跡，懸情永隔，再會難期；玉貌榮了，託生何路！則有齋主敬爲亡孩子△七齋有是設也。

惟孩子化生玉殿，遊戲金臺；不歷三塗，無爲八難。捨閻浮之短壽，睹淨土已（以）長生；捨有漏之形軀，證菩提之妙果。

〔02 患文〕

夫濟生拔苦，憑十號之能仁；嫉惡消災，假三乘之妙典。釋迦大聖，爲三界之醫王；達摩真文，是四生之良藥。若能一心懇結，五體投誠；有福之咸臻，無災而不滅。即有捧爐信士爲自身患疾，今得痊除，敬設請（清）齋有是會矣。

伏惟齋主信珠在性，惠鏡居懷；崇君子之得（德）風，修賢仁之正行。伏以天火不順，地水乖違；危月厄年，災遭疾患。欲得慈光普照，惠雨霑身；熱〔惱〕剪煩，一時須遣。雪山大士，假佛日之清風；鷲嶺醫王，灌醍醐之妙藥。遂得心病身病，即日消除；臥安覺安，起居輕利。

玉女辭雲之日，仙人降下之辰；初呈雲玉之資（姿），以表彩蘭之瑞。喜氣曉浮於庭內，祥光上滿於金闈；浮（芙）蓉透水上之花，寶氣盈庭中之色。于日一家拜慶，九族歡榮；咸將至福之資，共獻青春之壽。

〔03 亡母〕

恭聞浮生有濟（際），莊舟（周）起嘆於西池；幻質無常，魯火（父）軫思於東水。惟無上覺，獨免去流（留）。苟非玄化之門，難造無生之境。

于日梵吟哀韻，爐慘悲風；邀八輩之僧倫，禮三身之大覺。惟靈照（昭）彰素範，婉順承家；陳詩誠之自身，蘊謙貞而立德。將爲（謂）北堂永鎮，遐保千齡；豈謂算期，奄歸泉路。是以日月迅速，厶七俄臨；捨嚴訓而白〔日〕長辭，掩慈顏而夜臺莫返。哀子遊香惹袖，思奉旨以無由；竹馬喧庭，嘆早歌而莫及。

自從傾輩（背），觸途興幽路之悲；既奄（掩）慈顏，睹物起松風之嘆。觸途孝道，惟福是資；故於厶七之辰，用薦神道。於是邀僧請佛，彩像遐舒；供辦絕陀，香梵雲靄。

〔04 慶誕文〕

至聖聿興，發輝方便；誕金軀於右脅，舒玉彩於中天；捨人王而證法王，指（捐）俗諦而階真諦。清涼覺海，沐浴者塵勞業鎖（銷）；解脫真場，登躡者煩籠垢淨。于日施張綺席，陳烈（列）畫圖；命庶宛（鹿苑）之緇流，薦鶴齡之壽者，即公慶誕之日有斯佳會也。驟（隋）珠作性，秦鏡爲心；森然杞梓之材，邈矣珪璋之質。加已（以）投情十地，遊認三乘；善懷不及之心，惡有探傷之誠。

齋主意公伏能貴生重命，請福祈恩；憑齋戒之功勳，保松筠之筭壽。故於白玉增暉之日，清（青）萍曜彩之辰；愛抽榆莢之資，皈我蓮宮之眾。夫如是者九天仙籍，更添益算之壽；千載貞松，用等鶴齡之固。

於是香焚牛首，幡搖鳳枝；像開滿月之容，共烈（供列）晴霞之色。伏願慈風扇瑞，請福慶於門蘭（闌）；惠（慧）日呈祥，銷千殃於家室。

〔05 生日文〕

聞山藏志（至）寶，必秀潤於群峰；漸（澗）有明珠，災（定）澄清於眾水。家欲昌而閨蘭感夢，門欲盛而貴子呈祥。是知鳳非梧而不栖，賢非傑而不降。于日敷陳組繡，像設幡花；六情而喜色盈襟，一宅而歡容可掬。珍蔬美饌，異果名香；備精細於佛僧，冀福嚴於孩子。

夫人伏願三從皎潔，四德照（昭）明；淑順而蘭菊含芳，協和而芙蓉迴

殊。加以明珠入夢，羅曜增春；降此天童，光乎盛族。惟孩子貌圓相足，態媚姿奇；瑩目開而星光始分，素臉（臉）凝而月（日）角猶隱。保愛而隨珠在掌，捧翫而趙璧君（居）懷；翫（既）安善於三旬，乃崇齋於一日。

於是衣袍錦彩，纓貫瓊瑤，巡僧手以摩頭，冀佛光而照體。孩子伏願天〔資〕惠點，神助精明；居襁褓之清休，處蘭車而吉慶。

〔06 亡考〕

每聞無常百變，生死遷移；六道輪迴，豈知邊際。非生非想，由（猶）有報盡之期；豈況凡夫，那能免斯者矣。于日傳香僧手，含悲慘容，即有跪香孤子奉〔爲〕亡考厶七修齋有是崇設。

伏惟亡靈溫相素遠，冲和保禎（貞）；謙恭爲懷，用行爲本。將謂長居人世，訓子擇鄰。何期大夜忽臨，掩（奄）從風燭。志（至）孝等號天叩地，難酬訓育之恩；粉骨碎軀，豈報生身之禮。無處追薦，惟福是憑；故於此辰，薦呼（乎）魂路。

於是宿（肅）淨庭宇，嚴結道場；佛請三身，僧邀四果。以此多善，並用資嚴亡考生界者也。伏願神生淨土，識往西方；蓮花化生，坐登上品。志（至）孝等亦願百靈讚衛，千佛護持；災障不侵，功德圓滿。然後願合家長幼，並各吉祥；土地龍神，同霑此福。

〔07 征行〕

自從一去，歲月淹深；音信寂然，死生難辯（辨）。父母懸心遠望，曾無暫捨之心；懷念情深，常抱迴惶之懇。往來人使，咸言寂絕無蹤；夢想之中，知何所在？寸心難捨，常思再睹之期；夢悟（寤）心驚，慮恐隔生永別。儻若他鄉身在，承佛威力以歸家；若乃命謝幽途，坐紅蓮花而見佛。

〔08 難月文〕（二篇連屬）

每聞釋加生淨飯王宮，慈氏降龍花之會。無憂樹下，地神捧七寶之蓮花；歡喜園中，九龍吐灌頂之香水。則知幽幽溪谷，必長貞松；濟濟名家，剋告（生）貴子。推（唯）願夫人免（娩）難之日，如遊歡喜之園；分解之時，

手攀無憂之樹。是男則六根清淨，如秋月之初圓；是女則玉貌無雙，如蓮花如（之）在水。

夫人熊羆入夢，山岳降靈；體抱珠胎，身懷玉孕。且如明月在水，似日雲間；美玉居荆，如寶山如（而）映海。由是紅蓮吐蕊，慮恐逢霜；瓊樹含芳，怯遭風雪。所饌清供，有是設也。

于日延僧請佛，願假慈悲；讚誦觀音，希垂衛護。誕生之日，如遊歡喜之園；分解之時，似攀無憂之樹。生必仙子，剋保神童；母子平安，慶蒙交泰。

〔09 亡孩兒〕

每聞朝花一落，終無反樹之期；細雨辭天，豈有歸雲之路。是如雲飛電響，倏忽難留；石火之光，須臾變滅。人生三界，皆有無常；壽命短長，那能免矣！于日慘慘垂淚，忉忉佛前，所申意者即有齋主敬爲亡孩△七修齋有是設也。

惟孩子鳳鶴俊骨，天降異靈；弄影巡床，多般語笑。解行而三步五步，解父母之愁容；學語而一言兩句，別尊卑之顏色。將爲（謂）成人長大，侍奉尊親。何期逝水無情，去留有恨。朝風忽起，吹落庭梅；玉碎荆山，珠沉逝水。父念切切，垂血淚以無休；母憶惶惶，但哀號而難止。東西室內，不聞喚父之聲；南北階前，空是（見）聚沙之處。親因（姻）念想，再睹何期？內外含酸，慘傷無盡。惟孩子將齋僧功德，用資魂路。

〔10 亡小娘子〕

曾聞悲夫芳枝麗萼，開彫（凋）而但見榮枯；翠柳鮮條，春秋而須期變滅。是知泡幻非久，浮世難恒；雖協桃李之顏，終歸蒿里之貌。于日憂誠忽降，淚目難開；一條之青臉血流衣，兩臉（臉）〔之〕紅蓮何處者，即有齋主敬爲亡過小娘子△七修齋有期會也。

惟小娘子芳枝麗質，芙蓉而解語堂階；美貌協和，桃李之能言香閣。可謂一枝花折，兩臉（臉）蓮開；對鸞鏡以含嬌，去鳳釵而益態。本冀繡幃錦幄，調絲竹以弄宮商；盡（畫）閣香幃，習管絃而時呈妙典。何期花彫（凋）隕樹，蓮謝瑤池；三春之桃李逢霜，二月之櫻梅但（值）雪。遂使：

慈親同墜淚，傷嗟何處遊。空存□蘭眼，爭似汝身留。

去歲香幃暖，今朝莊露秋。幾般鸞鳳錦，應付別人收。

於是玉毫金偈，開時而（如）萬種祥光；寶軸，花文，吟讚而名（如各）般勝利。伏願小娘子寶池金水，芙蓉而素手長攀；珠網瓊花，逍遙而玉顏迴坐。

〔11 慶誕文〕

每聞白毫貫日，五彩騰芳；真覺能仁，出興天竺。日輪光內，睹白象而降生；明月胎中，現黃金之妙想（相）。

于日花筵（筵）盛啓，翠幕橫張；虔心而喜氣盈懷，跪捧而祥〔光〕遞座者，則有齋主爲自身誕貴之辰設斯妙供。

惟願齋主清直蘊行，性潔寒泉；謙謙懷君子之風，蘊蘊有松筠之操。每睹身居世網，心出塵勞；慕慈光而乞保休祥，仰善緣而廣開利樂。

今者瑞氣扶疏之日，佳祥誕貴之辰；受命清（青）眸，廣崇白業。遂感門蘭（欄）善瑞，身納貞祥；將延龜筭之年，永保歡娛之福，陳齋意者，寶（實）在資（茲）焉！佛日照章（昭彰），伏垂照燭。於是經開貝葉，爐焚寶香；景祐福田，先用莊嚴齋主；伏願壽齊山岳，祿並滄溟；功德鬱鬱而自生，煩惱分分（紛紛）而自落。合宅清吉，長幼咸安；土地龍神，威光自在。散周沙界，普及有情；莫不賴〔此〕勝因，齊登覺道。

〔12〕蠶延（筵）願文

伏惟栖心鄉里，養性丘園；分地利以供輸，育蠶絲而應奉。伏慮大虛中毳（脆），四凝九焦，致春夏以失時，遣秋冬而無望。今則併申丹懇，虔備清齋；傾心於牛王沙門，啓首於馬鳴菩薩。所希蠶農稱意，絲繭遂心；縑紬倍獲於常年，絹白（帛）全勝於往歲。王母賜【養】蠶之術，麻姑呈補繭之方；蚊人曳履以攜盤，嫫女騫（褰）裳而操使；后土夫人食飼，九天玄女祇供；龍王洒四壁之塵，電母點長明之燭。蠶食如風如雨，成繭乃如岳如山；一收萬倍之絲綿，絹白（帛）千箱之羅綺。

〔13〕先修十王會

每聞牟尼大覺，坐千葉蓮花；金身含聚日之暉，玉毫吐月輪之照。佛之化也，有感必通者。于日，有趨蓮庭而虔虔，夕惕仰而右（祐）德；而手捧金爐、跪申厥由者疏以前款。

伏惟公義信成德，迥然不群；鐵石爲懷，忠貞立操。雖已渾跡人世，常興奉佛之心；敬達幽關，乃憑先修之力。即知身如幻化，命若浮雲。嗟石火而暫時，歎風燭之難保。每見年光不駐，與逝水如（而）東流；意欲洗滌塵勞，先布覺花之路。是以精修妙共（供），直開甘露之門；稽首金人，願託當來之果。時以鴈行表烈（列），輪項稱揚；遞互相乘，次當△七。今者法橋既備，任水淺深；資糧以（已）施，何愁路遠。於是鈴鈴（泠泠）魚梵，郁郁爐煙；宿修香積之餐，請佛千花之坐。攢思勝福，涉筭巨儔，總用扶持，公之所履。

惟願壽羅碧岫，昌同桂輪；德海澄清，福山轉峻。然後願十王明鑒，來降道場；善惡部官，同臨此會。鑒斯誠懇，普爲護持；賴茲勝因，齊登覺道。
〔14 三長邑〕

竊聞如來普救大千，飾（釋）毫光如（而）摧伏煩惱；慈雲浩瀚，灑法雨而蕩滌冤魔。是知佛已（以）慈濟爲先，人用福田爲本。是日也，香花滿座，鼓樂轟天；幾多之歌舞連霄（宵），無限之佛聲震響；即有齋頭及諸郎君等醵斂清齋，一爲乞倍勝之田蠶，二乃當常歲之佳會云云。伏惟△等盡乃家傳十善，名播五常；韜（蹈）君子之清風，修菩提之自（白）業。上乃允文允武，敬佛重僧；了悟佛門，各知因果。依三長之月，共設清齋；願六畜之資生，保各家之安泰。是日煙籠遠岫，敬（境）布祥雲；歌聲與磬聲交音，佛聲與梵聲嘹亮。如上勝社，先用莊嚴，扶持諸多齋頭。

伏願人人長壽命，各各保長年；四時無彫（凋）變之憂，八節有歡榮之泰。然後仕官者職祿驟遷，在私者咸蒙吉慶。

〔15〕先修意

加以廣袖（抽）玉帛，大捨珍修（羞）；瓊花供三德之尊，紙墨獻十王之號。是時也，金鞍玉蹬，隨馬彫裝，寶帳（帳）銀駝；高駝皆負，青蚨亂綵，咸鋪坐側。並上天曹地府，六道冥官；不昧陰靈，各垂領納。繇是欲抽金玉，預作前田（由）；蘋蘩烈（列）八德之尊，駝馬獻十王之位。總斯多

善，並用莊嚴。

〔16〕亡夫

聞穆羅共翠，上于碧落之雲；琴瑟扶空，韻激清流之水。是知時來即往，緣散必離；一旦之恩愛終亡，百歲之難（歡）娛定滅。于日血垂紅臉（臉），雨（兩）行之淚落清珠；身掛素衣，一片之肝腸割者，即有△代爲亡夫構斯香會者也。伏惟亡靈在生，文添珠玉，江淹之夢筆重收；武動乾坤，玄女之曉持書付。可謂佩鏤瑯之寶劍，牛斗雲衝；彎瑚璉之彫弓，猿啼遶樹。本冀外光台粗（俎），內益家風；將素首以同歡，去泉臺而共往。何期雙鸞一翥，兩劍單沈，齊眉之禮奚申，跪膝之儀孰要？嗟呼！

銀燈閑夜燭，金帶舊時容。不見當時貌，教余何處逢。

恩情心未斷，流淚轉添濃。兩劍沈三尺，尋思恨噎胸。

於是波山聖足，扶金錫以搖空；柰苑高僧，整雲衣而赴會。無邊聖刹，功德難窮，謹用莊嚴亡靈去識。

伏願珊瑚林萼高攀，而鸞鳳和鳴；琥珀珠璣緩步，而天童納曲。

夫人伏惟花顏益態，玉貌恒芳；嬋娟而鳳鬢長榮，窈窕而鸞臺永同。

〔17 亡妻〕

聞天覆地載，萬物而雅氣長時；陰靜陽暄，八節而風雲律序。知纏綿恩愛，終慚比目之魚；結髮糟糠（糠），孰有挑睛（情）之意。于日含悲千聖，抱泣三尊；焚一辨（瓣）之旃檀，邀四衣（依）之真侶，即有△乙公爲亡妻構斯香會也。

惟靈雍容淑順，禮樂溫柔；內懷宿女之風，外著班家之惠。本冀高樓鸞鳳，幽臥衾裳；相扶琴瑟之歡，共飾縑緇之慶。何期錦□香閣，空在夜月之餘；丹檻蘭皆（階），只見朝儀之色。嗟呼（乎）！曰：

膠漆榮兮久，綢繆意若何？深閨塵露穀，幽帳瑣輕羅。

雲鬢金蟬墜，鳳釵玉雀蹉。秦箏花謝後，頃歇舊時歌。

別無堪赴，唯福可憑；魚梵音〔□〕，陪（倍）茲功德。

伏願金花寶水，長添白玉之瓶；桂樹瓊臺，永處青蓮之葉。然後別將小善，奉及△公。

伏願太真靈藥（藥），時飡玉液之漿；洞啓天台，再入桃原（源）之谷。

〔18 亡考〕

聞杪峰至峻，三災屆而灰燼穹崇；巨海深沈，七日暉而塵飛澌浪。是知有形有質，皆歸生滅之由；無相無爲，始免輪〔迴〕之患。于日，悲深《薤露》，泣過高柴；陳六味之香羞，薦九泉之靈識。

伏惟靈孰人（敦仁）厚禮，蘊素謙和；蕭（肅）穆馬（焉）君子之風規，朗鑒焉賢人之令範。本冀積勳延慶，永固橋（喬）松。何圖天豐（豐）良材，杳然夜壑。孤子等哀（哀）摧過禮，悲扇枕以無由；號慟崩心，恨趨庭而有戀。簫簫（蕭蕭）松韻，益愁歎於隴泉；滴滴露光，添淚盈於草樹。烏兔交迭，〔晷〕剋（刻）俄遷；追修不享，早臨厶七。

於是敞花地，烈（列）香筵；白眉降自於五天，梵梵悠揚於宅內。如斯勝善，涉筭難量亡靈生界。

〔19 亡妣〕

伏願梵音搖拽（曳），騰空而托化西方；景福汪洋，瑕（遐）累而逍遙法苑。孤子等憂制之下，賢聖蜜（密）助其孝誠；禮備之間，出入保康於軍用。然後三千刹土，九百群生；咸歸般若之妙原，盡躡無爲之聖道。

伏惟比（妣）靈四德遐著，六行高標；孟家之訓道昭彰，謝氏之貞明皎潔。所謂閨幃積慶，溫清（清）長奉於採（彩）蘭。何哉夜壑縈紆，容顏永歸於泉壤。哀子等痛抽胸臆，恨寒箏徒泣於筠篁；痛切肝腸，軫冰魚因陳於凝沍。愁雲暮暮，悲風樹之難期；苦霧蒼蒼，恨齧指之何日。今者將臨厶七，構此大齋；福善無涯，總扶冥冥。伏願九萼〔□〕墜，飄輕縠於梵宮；萬葉蓮敷，掉（悼）芳姿於覺路。

〔20 亡兄〕

伏惟賢兄問望昭著，清白遐稱；爲家國之規章，作人倫之冰鏡。本望龜巢紅蕊，鶴息時田。何圖天壽有涯，俄然下世。孝子等嘆鵲鵲原上，四鳥烏（鳴）咽於高峰；鴻鴈行中，兩〔□□〕傷於陟阜。恍惚幽夜，泉局哇空望

於遊川；哽噎靈儀，闔翅戶徒追於落日。湍馳銀箭，電轉金盤；追祉相連，又臨△七。

由是召四衣（依）之真侶，披雲而降自於寶方（坊）；構三德之佳珍，張遐（霞）而盈乎甲弟（第）。伏惟五雲繚繞，飄淨識於率陀之宮；八得（德）洪濤，泛神儀於阿褥之岸。

〔21〕賢弟

伏願福深祿厚，命固榮長；三災霜謝於晴（情）田，萬善雲臻於壽城。然後塵塵境土，刹刹含生；咸擢苦原，齊登覺〔道〕。

〔22〕賢弟

愍明熟約，雅素沖和。與朋友也，不墮於金蘭之芳靈；孝謙也，克協謙增顏於譽。本望永輝律萼，長扇溫良。豈圖一夕千秋，杳然冥寞。賢兄等恨切，孔懷志（至）重，天輪（倫）俄逝於重泉；同氣情深，手足旋傾於厚夜。潺溪綠水，幽噎增涕泗之悲，蒼翠青松，簫（蕭）颯助淒涼之韻。日馳月駛，漸遙冥路之人；福往資來，大展聲香之會。

伏願佩六天之瓔珞，遨遊而永解塵衣；聞八正之真乘，逍遙而長親聖眾。

〔23〕賢兄

伏願壽深江漢，福聳丘山；障累不撓於祥門，福慶大集於高戶。

〔24〕亡男

伏惟郎君幼懷聰愍，少抱溫和；家國爲之珠珍，朋僚爲之冰雪。所望紹隆嗣族，芳茂門蘭。何期霜侵桂葉之香，魄返荆秦（榛）之路。致使賢兄悲深喪目，庭虧問禮之蹤；慈母痛切肝腸，堂絕獻甘之跡。空遺書劍，有苗不實於芳蘭；更想形儀，泣絕趨庭之誨。陽昇陰謝，昧去明來；齋局頻頻，俄臨△七。於是宿擗館宇，朝烈（列）花筵；命真子於鹿園，構純陀於鷲嶺。

〔25 亡男〕

伏願功池泛棹，蓮艘而親禮嚴儀；般若雲垂，登殿而面瞻相好。

賢兄伏願福何（河）滉漾，流注於法身性田；慈母命桂扶疏，鬱映於覺圓道樹。咸擢苦源，齊登覺道。

〔26 亡妻〕

聞悲夫可悲者，生滅置復，復懷於古人；〔□□□□〕者，別離動愁，〔愁〕吟於往哲。驗至理之寂寞，何嘆何嗟；聽浮世之所親，可悲可恨。于日爐煙慘淡，〔□〕伉儷以沈泉；魚梵徐祥，恨孤鸞之獨舞者。

〔27〕〈齋主〉

爲伏願停停（亭亭）福樹¹²，不彫（凋）翠葉之榮；屹屹壽山，永聳煙嵐之外。

〔28〕〈忠永（中丞）願〉

明珠作體，投奉（捧）鏡爲心；匡贊邦家，肱月王之室。

〔29〕〈押牙願〉

氣宇英雄，容姿森聳；文過七步，武越萬人。

〔30〕〈院主願〉

道風清爽，法水澄清；禪林開淨妙之華，法眾獲真如之果。

〔31〕〈禪願〉

¹² 自「福樹」以下迄「意若明珠，恒」止以S.47覆校，稱作乙本。

安心不二，實相一如；澄練三堅，淨修五纏。

〔32〕〈律願〉

先賢名稱，宇宙律風；戒月高玄（懸），鵝珠皎淨。

〔33〕〈法願〉

德詞高峻，義海橫深；發言生華，談清振玉。

〔34〕〈僧願〉（三篇連屬）

〔三〕明通達，五蘊資身；四智圓明，早登正覺。

又願鵝珠永耀，戒月恒明；長爲佛下之寬，永作明中之受。白銀世界，永悟真如；琉璃之會，蕩除有漏。

〔35〕〈尼願〉

心如寶鏡，性本無瑕，意若明珠，恒時皎淨。

又願定香分覆（芬馥），戒月澄明；道樹長扶，竟（覺）華永茂。

又願戒珠皎潔，惠日長輝；永作人師，常爲道（導）首。

〔36〕【沙彌願】

沙彌之願菩提樹下，福因果之禪林；般若池中，採紅蓮而見佛。

伏願朝收百寶，慕（暮）獲千金；災障不侵，福壽延永。

伏願災隨霧卷，福逐雲臻；命喻金石之年，壽等椿松之歲。

〔37〕〈女〉

女願永辭三界，長絕四流；託寶臺而化生，承金蓮而悟道。

伏願身居寶坐，上昇兜率之宮；足蹈蓮臺，西往彌陀之國。

伏願玉顏轉翠，桃李恒芳；鎮居功德之林，永住吉祥之地。

伏願珍珠簾內，長春王母之年；明月樓前，永保恒娥之壽。

〔38〕〈郎君〉

郎君伏願鴈行順序，祿（綠）萼連榮；歷寒暑而災障不侵，居膝下而百年歡慶。

〔39〕〈疾念誦〉

伏以暫乖寢膳，臥疾經時；朝風晝觸於幃幃，愁雲暮結於庭際。鴛鴦悵（帳）下，邕邕而憂〔色〕潛生；翡翠簷間，漠漠而清煙亂起。

〔40〕〈疾愈意〉

公謙謙君子，洛洛（落落）英才；常懷三義之心，每有斷金之美。頓因離宮，大動玉質；瘵身羸如六出之花，雪貌悴〔如〕九秋之葉。遂乃仰憑皇覺，齋清服以虔誠；信啓金仁（人），蒙素毫而遠照。喜得六根清泰，如月照秋江；三障雲消，似紅蓮舒於碧沼。

是知信誠不昧，靈鑒昭彰，慈雲布而熱惱清涼，惠影臨而沈痾頓息。既蒙諸佛護念，寧無慶賀之心？表於此晨（辰），用申慶讚。

〔41〕女莊嚴

伏願碧山覺壽，紅樹增春；必期鏤玉之誠，獲展星河之慶。

伏願蓮花點於性海，明月照於心臺；常居翠柳之年，永鎮芙蓉之悵（帳）。

伏願青絲不變，紅粉增春；德齊岳下之松，壽等月中之桂。

伏願綠眉狀月，長分八字之鮮；玉貌如春，獨占〔三〕春之色。

〔42〕〈郎君子〉

伏願文遙五彩之筆，高硯洪流；學富九經之書，低看鮑謝。折東堂之仙

桂，香發子（宇）中；馳魯儒之典墳，名傳海內。祿（綠）萼相映，玉樹蓮（連）方（芳）；同禮趨庭，長光膝下。

〔43〕〈女莊嚴〉

松羅（蘿）益翠，結鳳彩而長春；庭玉蓮（連）芳，鬱仙桂而恒泰。
夫人伏願浩海常流，資景福而逾遠；壽山聳峻，等群岳而轉高。

〔44〕〈武莊嚴〉

金障（璋）永耀，紫綬常榮；財盈四海之珍，福〔逾〕五侯之俸。事官清吉，榮祿日新；所謀長遂於宿心，動靜永康於元吉。

〔45〕〈亡考妣意〉

將爲（謂）北堂扇枕，慶及溫清（清）。何期忽翻浪以傾舟，俄庭風而滅燭。孤子想幽冥之氣竭，思膝下以增悲。未申獻橘之誠，空攀傳衣之意。思立身之孝道，扣地無追。悲風樹之不停，痛寒泉之永隔。

〔46〕〈亡莊嚴〉

伏願琉璃殿內，踏香砌以經行；寶樹林間，擲仙花而奉佛。

又碧池授記，紅蓮化生；法水潤心，香風動識。

伏願甘露臺側，生生（聲聲）聞般若之音；解脫林中，處處見龍花之會。

伏願五雲捧足，逍遙歸解脫之宮；百福資靈，放曠出愛纏之苦。

〈十歲以下男子〉：芙蓉灼灼，可類芳顏；秋月亭亭，同奇麗質。親羅喜門風之望，鄉鄰歎巷陌之珍。嗟呼！氣欲成〔而〕忽銷，花正芳而忽墜。致使嚴父慈〔母〕，哭愛子以長伏；樣萼連枝，痛鴈行之空闊。夕雲慘慘、、、

〔47〕〈女莊嚴〉

性閑皎月，體淨秋霜。幼質也，麗南國之風資（姿）；禮〔儀〕也，蓋

西施〔之〕美貌。本冀門榮碎（翠）柳，光益宗枝；四德傳芳，輝榮九族。柰何黃（皇）天不祐，筭壽俄終。蓮花鬢而桂影沈暉，芳樹彫（凋）而蘭姿罷郁。念恒娥奔月宮之長往，嗟逝水流還海以不歸。哀傷父母之酸，痛結姻親之念。

〔48〕〈文德歎〉

德量弘深，榮欽禮樂；志超今古，動合神明；神氣高玉壘之雲，仁量闊滄溟之水。

〔49〕〈武德歎〉

風雲稟性，星象間生；信立義存，仁深德重。秉文秉武，爲紫府之良才；盡忠盡貞，作元戎之心腹。若不然者，曷德（得）軍城見重，職掌〔□〕班；聲振人寰，名芳府邑？

〔50〕〈莊嚴尙書〉

伏願德光金簡，爲聖上之股肱；聲振玉階，顯名彰於日下。

又伏願般若智水，灌注身田；旃檀香威，資助性海。榮名剋著，保（寶）祿高遷，金紫與日月而爭輝，福壽比山河而永固。

〔51〕〈女人念誦〉

高臺寶鏡，雲侵絕代之容；笑日瓊花，霧掩南園之貌。¹³乃知功德之嚴淨，託佛力以潛消；施上件之名衣，表傾誠於佛日。投誠柰苑，啓（稽）首金人；會七辯之緇流，演千身之化佛。是可以修塵累於多劫，是可以逾（愈）熱惱於今晨（辰）。深願既發於衷心，功德必資於貴體。

伏願諸天甘露，承懇欵而降臨；大聖加威，注醍醐於頂內。或有多生累業，憑念〔誦〕以消除；現世僭尤，賴殊因而殄滅。

¹³ 原作「園之南貌」，據上下文意句法校正。

〔52 尼闍梨逆修百日齋〕：（首段參 P.2857、P.3497、S.5957 卷）

夫聖得（德）慈尊，降跡娑婆之界；顯金容於仗（丈）六，白毫相以騰暉。雪山竟八字之言，龍宮闡三乘之教；談色塵之不有，假緣合如虛無。度性海則不測（測）其淺深，採寶山而拒之（詎知）遠近？幽暝寂寞，無始無終；理絕百非，不生不滅。凡所陳諸，情何以加？

厥今宏敷寶殿，廣瑞幡花；請雞足之上人，命龍像之聖眾。設齋百味，兼捨家財，爐焚寶香，啓嘉願者爲誰施作？時則有尼弟子闍梨曉之（知）凡夫患體，如蟾映之難亭（停）；拋只（質）非常，似石光之不久。割捨衣具，廣發勝心，敬設逆修，金（今）至百日。先奉爲龍天八部，護佐邊方；宋（守）界善神，加威聖力；亡過父母，不歷三塗；已躬保宜，災殃解散諸福會也。

惟尼闍梨乃性本柔和，謙恭剋己。八敬每彰於眾內，〔四〕衣（依）恒護如（而）無虧；奉上不犯於公方，恤下如同於一子。嘉（加）以傾心三寶，攝念無生；悅愛深於稠林，悟真如之境界。是以崇重賢善，信敬三尊；棟相當來，生開淨域。

尼闍梨自云：生居女質，處在凡流；出家不報〔於〕之（知）恩，行里每乖於聖教。致使三千細行，一無護持；八萬律儀，常多虧犯。身三口四，日夜不亭（停）；經教名聞，全無尋問。今者年當之（知）命，日落西傾；大報至時，無人救拔。強怒（努）強力，建次（此）微筵；邀屈聖凡，心生慚愧。以斯設供功德，捨施迴向福因，盡〔用〕莊嚴尼闍梨即體；惟願菩提日長，功德時增；法水洗如（而）罪垢除，福力茲如（滋而）壽命遠。又持勝福，此（次）用莊嚴過往婆父；承茲福力，永離三塗；見佛聞經，悟真常樂。榮康眷屬，同獲福因；隨喜見聞，俱霑少分。然後上通三界，傍盡十方；並沐勝因，俱霑佛果。〉

〔53 安傘文〕

〈號頭同〉。厥今虔恭奉聖，每慕良緣；捨錦綵於彌勒之前，制雲傘於金艷之上。爐焚百寶，樂奉（奏）八音；請佛延僧，披情啓願者，有誰施作？時則有我河西節度使府主司徒、天公主先奉爲國安人泰，風雨膺期；〔庶〕民有舜日之歡，野老拜堯年之慶。亦〔爲〕已躬清泰，甲子延祥。小娘子、

尙書、郎君恒居祿位之福會也。

伏惟我司徒位綰台衡，榮扶鼎餗。譽高百壁（辟），才華實映於古今，賢應半千，雅量大內而稱美。加以翹情善逕，假百康以爲心；十信居懷，大豎三堅之福。

是時也，芳春仲序，物候韶華；素蝶縈空，度粧樓而艷粉。故於是日，廣豎良緣；請彌勒於大內之中，施綵傘殄萬年之障。

惟願已（以）茲焚香請佛、造傘功德，盡用奉資梵釋四王、龍天八部。

伏願威稜肅物，降福禎祥；滅櫓槍於天門，罷刀兵於地戶。又持勝福，次用莊嚴我令公貴位。

伏願福逾江海，無竭無傾；壽比貞松，恒青恒茂。長爲善教，作菩薩之人王；永保西關，爲倉（蒼）生之父母。又持勝福，次用莊嚴天公〔主〕貴位：體花永曜，質貌恒春。夫人郎君，瓊歌寶樂，永壽千秋之寵，長居萬代之榮。合宅清宜，尊卑納慶。然後云〔云〕。

〔54 賢者〕

賢者乃性含淳粹（粹），聽（聰）愍居懷；早達苦空，心知幻境。所以來求法會，投成（誠）〔三〕寶；志（至）心於不二之法門，推寂〔而〕四禪〔之〕可鑒。起二邊之忘（妄）想，不有不無；驅渴愛之煩籠，非真非假。

〔55 優婆夷〕

優婆夷乃性本柔和，行常貞潔；母儀含於淑質，慈梵（範）協於謙恭。故得歸心大教，志慕禪宗；探不二之真言，闡甚深之秘典。

〔56 燃燈文〕

厥今結勝壇於五所，敷佛像於四門；經開寶藏之文，咒演如來之教。香焚檀筑，合氣覆滿繞蓮池；樂競笳絲，佛〔號〕響振於霄際。五晨（辰）渴仰，施淨食令飽濕生；六上燃燈，垂慈光於盲識。殷勤祈願、施珍財者爲誰作焉？

時則有我河西節度使府主司空先奉爲龍天八部，保鎮龍沙；社稷諸王，

國安邊府。月災害難，休棄離鄉；時膺祥禎，赴臨競湊。禾稼倍登於新歲，甘露降節於斯年。佛日重興，法輪常轉。東京聖帝，化洽永壽〔於〕玉都；西府司空，鎮握金湯而永同（固）。國母天公主寶體而延齡。小娘子郎君並芳顏而競茂之福會也云云。

加以歸心大覺，翹想玄門；結勝壇以靜妖氛，轉真言而祈祥福。金經隱啓，玉軸收終；設食清齋，燃燈共（供）養。是日也，青陽罷氣，仲序思舒；會弘聖祇以春供，朋僧飛災〔而〕棄孽。總斯多善，莫限良緣，先用莊嚴云云。

〔 57 故都衙 〕

伏惟故都衙令望高枝，英猷盛族；量深泉海，志利（厲）冰霜。將雅操以臨人，秉奇才而向國。豈謂云年芳（方）壯歲，便處轅門；挺星劍於狼山，彎月〔弓〕於海畔。雄材特達，俊彥孤標；治人無怨抑之聲，用軍有投醪之感。謀高畫餅，計遠指梅，領神（袖）敦煌，實爲龜鏡。

〔 58 武將 〕

名惟塞上，譽振遐蕃；定五〔方〕之山河，別九重之優寄。撫綏黎庶，恬靜封疆；鄰道而畏〔之〕若神，外蕃而敬之父母。

〔 59 僧 〕

精通三藏，博覽五乘；戒月與江水爭清，定心共貞松不變。包含經論，聲振五天；探蹟《瑜珈》，名高十聖。

〔 60 武將 〕

堂堂美德，侃侃威稜。張滿月之弓，沙場立效；發流星之箭，塞外傳名。遇此凶衰，攀哀倍切。號天則天高而不應，叫地則地厚而難聞；每戀生蹤，申屈無路。

〔 61 夫人 〕

母儀夙備，婦道但（恒）彰；比南越之佳人，亞西施之美麗。何柰鴛衾半卷，鳳枕孤遺，泣到（倒）長城，□（悲）纏逝水。貞廉潔已，誠慎居懷，恒開清政之功，每播公忠之道。

僧集不答，僧已集，和合不答，和合僧。今和合何所作，爲答自咨結磨。咨尊宿此，一坐法事，約南宣律和上柄，不得落非。若有落非，請高聲呵，不得思切。平章令法不成，諸大德等賜無畏力，同心共柄。¹⁴

〔 62 故水官 〕

伏惟故水官生懷挺特，勇壯自天；瓊璋志朗於明時，蔣（將）節勤誠於國主。故得務臨渠泊，注洪水以溉六用；夏順秋調，遍甘滋而秀五穀。而幼托邊定，難彰虎膽之全才；濟弱扶危，保塞垣之堅宋（守）。將謂長光德藝，永負國門。何圖尺逝有期，掩（奄）歸物化。

〔 63 故軍使 〕

伏惟故尊父軍事（使）天資〔挺〕特，異眾不群；蘊雄志而定難輪（輸）誠，秉節勤而沙場爲國。致使安民治域，彰美操於孩童；撫育縣情，順和光於高下。將謂長榮保（寶）壽，永蔭門庭。何圖天限有期，掩（奄）從雲路。是以長男中子，同化歸遷；離穢土之難望，逝淨方而隔別。但以金烏轉運，玉兔潛移；晷剋（刻）相催，某七俄屆。

〔 64 使臣 〕

使臣軒騎，旦夕轉益於康寧；政路通流，功事早圓而迴駕。

伏願長承帝澤，永沐皇恩；東路早見於通和，平善喜迴於桑梓云云。

¹⁴ 本段文字不屬齋文的內容，疑爲南山律宗。

〔 65 臨壙 〕：（參 P.7）

蓋聞受形三界，若雷影而庭（霆）流；稟性閻浮，似電光之速轉。然則寶山掩（奄）碎，玉樹俄摧；落桂質於長墳，埋花容於墳野。臨棺取別，哽噎斷腸；舍離恩慈，永作黃泉之客。啓音烏之兆（旄），禮俗九原；崇白薦之煢（塋），嘶聲駟馬。魂驚素柳，招泉路以飄飄；風起白楊，振松扃而蕭索。

厥今請僧徒於郊外，捨施利於櫛前；懇志哀非，陳斯願者，奉爲亡靈臨壙追福之嘉會也。

惟亡公乃志同崑玉，意並寒松；懷文抱擲地之才，韜武有猿啼之略。將謂長延世上，永處人間。豈期天壽潛移，訃臨征切。遂所（使）威力解骨，被二鼠之侵年，毒火煢（縈）軀，爲四蛇〔之〕促命。俄辭白（白）日，將入玄泉……¹⁵

（作者工作單位：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

¹⁵ 案：以上校記及造字十分煩瑣，且非電腦能夠處理，謹以正字書寫，希望專家學者見諒。又本篇原爲參加香港大學主辦紀念藏經洞發現百周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之宣讀論文，特加說明。